

文藝創作叢書

狐狸精

署
館

柳亞平著

上海圖書館藏

上海書店出版

焦東君是焦村小學的女教員，她是個地主的女兒，模樣兒生得很俊，也有人叫她「狐狸」，也有人叫她「妖怪」，按意思都是不正派的稱號；這事發生在今年春天，焦村大街上搭了一個花花綠綠的台子，人們亂哄哄地，有人叫她「妖怪」，這一片村莊的人都轟動了。狐狸身上披着毛衣，民兵們在台下圍着，農會和婦會員走後面哄着「狐狸」，惹得外村不少人來看熱鬧。「狐狸」上了鬥爭台，婦女們都亂去摸她的綠毛——這就是她「狐狸」名字的來歷。

東君今年二十六歲了，戰前師範肄業生，四二年父親帶她到了天津，日本投降後，回來就在本村當了小學教員。

今春開學了。按村裡的舊規矩，都要在一年的開始請請教員，表示全村對先生的尊敬，教員吃罷這台酒席，這才開始正式上課。東君接到村長通知，她跑回家，慌忙的洗了臉，梳了梳頭髮，換了一套嶄新地現時流行的灰色制服。她先到學校見教員焦仲符。焦仲符是她本家的哥哥，有啥事情都共同商量。

午學早散了，學裡鴉雀無聲。她輕輕走進教員室，見焦仲符斜躺在一隻木床上，立即喝了一聲：

「嘿！別裝睡啦！」

這時候，焦仲符手裡拿着一本「聊齋」，從床上翻立起來，沒精打彩的說：

「打掃的像毫髮那麼乾淨，幹嘛？」

「粗布衣，還有啥可取笑啊？仲符哥！談談正經的吧！人家村幹請咱吃飯，咱去還能光禮一個嘴嗎？給他們印象好，村幹們能信任咱，往後事情才好辦呀！」

東君與高彩烈笑着說。

仲符立起來，將聊齋扔在黑漆方桌上，手往背脊上一交，把頭低垂下來，四平八穩的來回在地上邁着方步。東君揀了一把椅子靠方桌旁邊坐下，忙扭頭來看那紅漆櫃上的座鐘，已經快報十二點啦！東君焦急的催促說：

「快拿出主意來呀！已經正晌午了！不管他們懂不懂教育，咱總要設法，落一個進份子！」

聽了這話，仲符停止了邁步，稍微把頭搖動了兩下，失神的對東君說：

「在這樣的世道上做教員，村裡誰不看咱是被門戶？你還想落個進步名麼？就會像燈蛾一樣，越往亮處越危險，人家還說不定給胡猜些什呢！馬馬胡胡混下去算啦！」

東君沒有馬上答話，趕忙伏在窗台望外面，院裡孤零零的立着一根圓桿，懸着一面國旗，迎風招展，於是她小心的縮回頭去，低聲的說：

「仲符哥！你當我真要想進步嗎？不過爲了往後的事情好辦罷了！」

紅漆櫃上的座鐘，鏗鏘的報了十二點！東君心裡有些麻煩，時間拖的過長，村幹會來找我的，於是她便討厭仲符這種老成持重，又恨又怕的拖泥帶水的作風，便急切的提出自己的主意來，她說：

「好多財主子女都沒上學！叫村幹在羣衆會上來一個號召，凡學齡兒童一律上學，

學生多了村幹總得說好！」

「唔！不錯！」仲符合糊的說了一句。

東君輕蔑的看了看他，她心裡暗想：「拿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經不起一點波折，被門以後就沮喪的失掉銳氣，不敢前不敢後的像個老頭子，想不出反抗辦法。真沒出息！」她突然推開椅子，立起來不耐煩的說：

「不早了！咱到村公所去吧！」

東君從來就不相信世道不可以挽回。這些僱工貧農出身的村幹，她沒有一個看眼裡，她覺得自己滿有才幹，應付他們不費吹灰之力。東君子解村長和農會主任的性格，和他們中間存在的「矛盾」。村長李得全是他家早年的佃戶，不識什麼字，有一個吃軟不吃硬的怪性子。祇要多說他幾個好，他就能捨己為別人幹。農會主任張振，先前負一身債，餓的骨瘦如柴，成年給人家打短，因為他具有一付蠻幹性格，遇事好翻臉不論親疎，因為年紀輕，却是個風流人物。她決心開始對準他兩手下。當她和仲符走進村公所的時候，東君愉快的心情，帶着滿臉春色，那黑而發亮的眼珠，骨溜溜向屋裡掃了一眼，像滿腦袋猴子似的鬼計多端。笑笑的說：

「來晚了，很對不起！」

農會主任站起來，也客氣一句：

「呵！正好，正好，還說叫你們去呢！」

抗屬代表善奎，一瞧見東君穿着一套嶄新的制服，光溜溜的髮兒，全面笑容可掬，便慌張的縮回頭去，滑稽的喝了一聲：

「啊呀！……」

「他媽的！你又出什麼洋相？」農會主任玩笑的問善奎說。

「洋相，他媽相洋呢！請的客都來了，還呆着像椿木頭一樣，你看，他媽的向陽還是向陰？」

剎那間，東君到了屋裡，她裝出鎮靜的樣子，冷冷的說：

「村屬代表，咱都是爲人民服務，不過各人幹的工作不同，怎麼把俺當作客，這是說的那裡話？」

村長趕緊的替善奎解釋說：

「今天我們請教員，被請是你們兩個，當然也可以算作客啦！」

善奎轉到農會主任身邊，把椅子撥動了一吓，俏皮的說：

「請到這兒來，我把椅子擺得端端正正的，看，開着椅子沒人坐，多可惜！」

「俺又不是外村教員，你們簡直像辦真事一樣，幹嘛（兒）呢？算俺擁護村長主任了吧！我坐這兒呢！」

東君連說帶笑的揀了一個凳子，坐在農會主任身邊。仲符也隨便揀了一個位置。這時候，大家祇好讓村長農會主任坐前面椅子上。

這一個圓桌，一共坐了九個人，除了村屬代表善奎和民兵隊長以外，尙有三個地主富農村幹，是村長和農會主任請來作陪客的，與本文主題沒有多少關係，故作者不在這裡介紹。再說東君趁這酒菜未來的時候，她小心的向村長農會主任打量了一下，笑了一笑就說：

「柳我的良心說，村長和農會主任真是大好人啊！別看我家被鬥了，俺思想還真想通了！咱村窮人平均都有了五畝地，錢也分了幾萬塊，總比外村闊的強，羣衆翻了身，方式又平和，無敵窮的實約，都應該感激咱主任和村長的功勞，全是你們領導的好啊！……」

在這時候，東君聽見背後響着噙叱的脚步聲，就突然把話終止了，她扭過頭去，村丁端着條盤送上了酒菜，已走到桌跟前了。她站立起來，從條盤裡拿酒盅，首先撒在農會主任和村長面前，笑笑的說：

「咱感謝主任村長領導的好，我首先要敬你們三杯。」

地主富農們聽了東君這話，一齊點頭頌說：「主任村長領導的功勞，我們都感謝！羣衆總覺得他們這種無由無故的感謝，心裏覺得很不通。他從桌上拿起酒杯，用指頭將它撥動，酒杯旋轉起來，由於用力過大，杯底朝天了。他嘻嘻的笑着，他說：

「好！你也用勁翻身吧，勁小了是翻不過來的！」

地主富農們沒理睬他，都在看東君勸主任村長喝酒。

酒過幾巡，東君臉上紅潤潤的，助興的酒勁使她更加活躍，她歪斜着身子，把頭搖擺幾下，隨即將她亮而發黑的眼珠，朝農會主任閃了兩閃，突然想起一件心事來，她興奮的微笑着說：

「主任村長呀，我簡直該受你們重罰，開學快一個月了，現在才八十幾個學生，還不到全村學齡兒童一半，我和仲符哥把腸子都要絞斷了，也沒想出新辦法，無論怎麼動員，窮富都不上學，還得請你們幫我想個妙法呀！」

村長聽了這話，還以為東君關心學校的發展，思想很進步，便對她有些體諒說：

「大概本村教員教學，人熟了，家長們都不在乎，俺們對學裡也不大注意，因為不重視教育，所以和隔斷年一樣，往後俺們可以注意。」

農會主任接着又說：

「這很簡單，開羣衆會的時候，你們講一講就行了嘛！」

東君立刻感覺到一種愉快，她仰着頭，平靜的想了想，她說：

「主任！還是你們在羣衆會上來個號召，你在羣衆中的威信高，作用就大。我和仲符哥再來個突擊，保準幾天以後，就會大有成績！」

仲符繃了繃眼眉，認為東君把動員學生，自己包攬起來，簡直是自找風子在頭上爬。急不趁機一脫兩手，他緊出了一口氣，焦急不安的說：

「還是村長和農會主任的信仰大，在羣衆面前說啥信啥。我們教學雖然也是全心爲羣衆服務，那就很難得到羣衆擁護，我們怕費力得不到啥成績！」

村長聽了馬上就接過去說：

「這個不要緊的，我和學董都可幫助你們動員。」

善奎也補了一句，他說：

「我也叫俺春保上學去，他媽的，俺八輩都沒有一個識字的，今天也讓孩子翻個身吧！明天我就讓他到學校去，老師們！我先敬你一杯酒吧！」

東君阻上他說：

「你說的是那裡話，抗屬代表！俺們都是爲羣衆服務，幹的一個工作，還用得着教

「酒嗎？」

「善奎打量一下，機敏的說：

「雖是幹的一個工作，老師總還應該尊敬的。」

村長接着就說：

「仲符！你看怎樣？還沒等號召抗屬代表就把他春保送去上學，要正式動員了，學生才不成問題呢！」

仲符勉強的接了善奎的酒，含糊的說：

「你們多幫助吧！學校搞的有成績，大家都好哩！」

吃罷飯後，已經是下午三點了，大家都帶着幾分醉容一齊出了村公所，因為，農會主任和東君都住在西頭，所以他倆就走在一路了。街上很少有人走道，他們緩緩的邁着步子，一路嘖咕着，在向北衙衙轉彎處，他們站住了，隔牆裡有人聽得，東君嬌聲嬌氣的對農會主任說：

「我看抗屬代表，簡直是個壞東西，喝酒的時候，鬼鬼祟祟光偷看咱，我真害怕呀！好主任！你是知道善奎爲人的，他會造謠，還不知要給咱倆散佈怎樣的謠話，弄出個無聊話柄來呢！……」

「唔！不要緊的。」農會主任安慰她說。隨後聽不見說話也聽不着腳步聲了。剎那東君的尖嗓子又嚷起來：「主任！可多到學裡玩呀！當村幹不識字不困難嗎？像你這把年紀，又聰敏，又能幹，我還願意幫助你識會字，用不了一天，你的名字就能會認會寫。」

「那有功夫呢？又快準備覆查了，先開會也忙不過來！」
東君馬上覺得覆查這個刺耳的名詞，使她驚奇的尖叫起來：

「什麼？覆查嗎？怎麼又要覆查呢？」

「因為，門爭不夠徹底，現在又叫覆查，你們學裡也要配合作些宣傳工作，準備些標語、口號。」

「當然要辦啦！保準到時候，我親自帶領學生，把滿街標語都換成新的，我是一定幫助全村窮人都翻身！」

他們聽見衙衙外的大街上，這通的響起急驟的脚步聲，他們的說話戛然終止了，迅速的離開了這個地方。

二

善奎哥！開門，開門。

吃罷晚飯以後，善奎剛點着一盞棉油燈，準備伸開炕上的那條堆滿油垢的破爛被子，想早些睡覺，因為打了一整天坵地，已經疲乏極了。忽然聽見有人叫門，他一面答話一面走出屋來，院裡冷清清的，半殘月掛在楊樹梢，幾顆星光閃閃照着。當善奎走近門旁，就聽出這個熟悉的聲音，原來是焦金福。他低聲問了一句：

「金福，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

焦金福是村農會員，也是貧農，也是抗屬。自從他兄弟參加基幹團當了戰士，和村裏展開翻身運動以後，他才有了地位。先前過着窮困日子，因為整天跑賣買願嘴，無論

村裡開大會小會，他都沒有參加過，所以，別人都說他「落後」，叫他「頑固」，年下僥倖也少。給他東西，代耕也不認真給他種地，因為他人很老實，祇有窩着滿肚子的冤氣。他想不到別的理由可問村幹，總覺得自己是個應該照顧的貧苦抗屬，於是他曾向善奎訴過冤苦，善奎也解勸過他，叫他參加了農會。羣運起來了，他分得了宅子地和許多東西，窮困的舊日子改變了，他也積極起來，他很感激善奎，有啥心事也願和善奎說說。當他一聽見善奎的聲音，就笑嘻嘻的這樣說：

「善奎哥！我來得晚嗎？」

金福進來以後，善奎又輕輕的把門關上，他俯緩緩的走進屋裡，並肩坐在炕沿上，金福在屋裡瞧了一眼，笑笑的說：

「怎不見春保呢？」

「和她娘在東屋裡咧！」

善奎愉快的回答說。春保聽見金福問他的聲音，高興的跑來了，他跳到金福身邊立了一下，忽然瞧見那堆滿亂七八糟的墨方桌上，在棉油燈旁放着一根黑短旱烟袋，他就趕忙跑到桌邊，笑迷迷的說：

「叔叔！我來替你點煙。」

金福瞧了瞧春保，扭頭對善奎說：

「春保該上學了，十五歲了嗎？」

「我打算明天叫他去呢！今天已和東奎說了，這孩子不長個，今年十六了。」善奎正經的說。接着金福站了起來，忽然用驚奇的眼睛瞪着他說：

「東君？你上午陪她吃飯的時候，你說些什麼呀？」

「怎麼樣？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善奎驚奇的反問。

金福四周望了望，靜靜的坐下來，他將上午隔牆聽見東君和農會主任，在四無人影的衚衕裡的秘密說了一遍。

善奎沉默了一下，像在腦子裡搜尋回憶似的，他把頭仰起來。

「啊！是那吃午飯的時候，東君光朝農會主任飛眼，想勾引農會主任，跌窮人的飯碗，我真看不慣，有時打他們的岔子，有時也給他們個話聽。東君就記在心頭了嗎？我看將來還會弄出更多鬼怪事來呢！既然這樣，春保這孩子上學，那就不去的好！」

春保是個聰明的孩子，平常就善於體貼他父親，他看見父親這付沉重的面孔，怕惹事非的話頭，和東君這種無恥勾引農會主任的行動，深深的印入他的腦子裡，更加强了他對東君仇恨，不，他的聰明已經能辨別出，這是地主對窮人企圖報復的仇恨！他體會了父親的意思說：

「爹！我不去上學了，等將來村裡有專教窮人的老師我才去，我還是在家砍柴拾糞。」

金福上前走了兩步，捉住春保的手，便轉過身去對善奎說：

「我看還是叫春保去上學，這孩子很聰明，懂事也不少了。一方面學字，一方面還可以知道些學裡的事情，一舉兩得，善奎哥你看怎樣？」

「不過……這孩子心雖不闊，却也很老實，跟她上學，她可以藉故給孩子氣受的。」善奎用沉重的聲調，瞪着一雙憐愛孩子的眼睛，凝視着春保。但春保馬上後退一步。

「便仄起身子，蹭着金福喊道：

「叔叔，我不去的。」

金福有些焦急，他湊到了善奎身邊，低聲的解釋說：

「善奎哥，要是咱不對他們留心，任他們胡幹下去，咱村窮人又就沒有日子了！東君滿肚子的壞辦法，却又毒又狠，既然想把農會主任勾引過去，她又知道了馬上又快覆查，她在學裡家裡，都會玩更多的鬼把戲。咱叫春保到了學裡，可以當個耳目。再偷偷注意她收買腿子，運出東西。咱們能把她材料弄的清清楚楚，誰也替她打不了掩護！你看怎樣是好啊？」

善奎沉默下去，他在認真的分析金福的話。東君在圓桌上勾引農會主任那些情景，不能不在他腦子裡盤旋，他想到農會主任的年輕風流，東君的詭計多端，她是不會看起農會主任的，她是會借農會主任力量來壓制窮人的；窮人要自己起來保護翻身日子。於是他突然激憤的抬起頭來看看春保，就堅定的這樣說：

「金福，你的話完全對的，我贊成你的意見，這是讓春保上學去，我要叫許多窮人的孩子也上學去，至於東君已經知道了要覆查，我想：她掩藏和陳澈東西，也一定的，這個事情咱再找民兵隊長保費商量一下，咱定要幹個徹底！」

「不過，咱們還要幹的秘密些，不要讓知道的人多了，咱們沒把事情辦妥。在未歇鍋以前，不能讓有一點風聲。」

金福補充說。

「保贊又不是別人，還能跑了風嗎？」

善奎用一隻眼睛，看着金福，有些莫測其妙的反問，金福趕緊解釋說：

「那是怕保護費跑了風啊！我是說如果真找旁人調查東者，也是要很可靠的窮人，還得囑咐他嚴守秘密。」

「那是自然的啦！」

善奎高興的微笑着了，他自信這件事能順利的辦成功。他望了望金福，回頭又囑咐泰保說：

「見到什麼事情，祇許回來說，不能亂嚷，千萬記住，不准胡說話！」

泰保把身子扭了扭，好像被父親認錯了似的，裝出不大高興的樣子，生氣的說：

「爹！你怎麼把我看成風事不懂的孩子，我是好胡說話的人嗎？」

金福握住泰保的手，笑嘻嘻的給他解釋以後，泰保才高興起來了。

當金福回到家裡的時候，月亮已沉落了，祇剩幾顆星星，在天空的深處閃耀，空村的人却已入睡去了。

三

一禮拜後，全村被門戶的孩子都搬進學裡了。

東者吃罷中飯走進學堂，遠遠地聽得學生們鬧哄哄的，聽見聲音就想起這些人：「這些人啊——全是我學來的，這是一批偉大的力量啊！」她欣然覺到步子輕快，瞬息間踏進教員室裡，拔了一把圓圈椅坐下，把蓋在臉上的頭髮掠到耳根，感情激憤地變了臉色，對焦仲符說：

「學生添到一百多了，我真越想越高興，這個力量怎樣使用呢？最重要的是……」好像怕學生聽見似的，把流到口邊的話截止住了。她看着外屋，學生們仍是照舊鬧騰的，這都是地主家孩子，有的逗笑話，有的互相打鬧玩，祇有窮人孩子，規規矩矩在坐位上啃書本。仲符看着她，急切要想知道的樣子，趕緊接嘴問：

「什麼？」

「更耐心氣平靜下來，放低聲音接着又說：

「人多丁要想法管理，最好是地主家學生領導窮學生，管理窮學生，有了正式組織就不會像一盤散沙了。叫個啥名目？是否還給農會主任商量呢？」

「學生的組織，還不是由着咱們的嗎？人家誰管這個！」

仲符斬釘截鐵的說。寬君馬上感到自己的話，仲符不完全聽得，又輕輕的重複解釋。

「給農會主任商量，也不過走走樣子，學校的事他也不懂，他也管不着，不過又快門等啦！你懂嗎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寬君輕蔑的看了他一眼，身子一仄就斜在椅子上，朝着外間打量了一眼，看見秦保潔打彩的從牆壁外走過，她認為是向他請假的，便故意裝出正經的樣子，粗聲粗氣的罵着：「屁股還沒坐熱，又想回家去割草砍柴，是不會和你假的。」秦保潔聽了，從椅子上給她吵起來：「半日生產，半日學習，是區區請過的，又沒給你請假，爲什麼吵起來？倒是我窮好欺負。」但他想到這在老師面前，還記住了父親當時過他的話。終

於忍耐下去了。

學生自治會，在要禮拜一成立，東君準備的各個委員，都是地主家孩子，各班長也是地主家的孩子。她爲了找助手，動員建親叔伯妹士英來當自治會主任。

自治會成立這天，村長是會主任都來到學裡，東君首先給他們介紹士英的學問：「聰明，思想進步，全體學生裡頭，數他學問大，當自治會主任滿能幹好。」村長淡淡的讚揚說：

「很好，很好。我看這些日子你們的努力，添了不少學生。」

「一百二十多人。全是村長主任的幫助。哈哈！話又說回來了，咱們都是爲羣衆服務，都是幹的一樣工作，將來開羣衆會，保準士英領導喊口號，又響亮，又掛勁！」

東君故意將「鬥爭會」說做「羣衆會」，她怕提「鬥爭」兩個字。她常感到這兩個字刺耳，聽着刺耳，說着更刺心。所以不到萬分無法的時候，總是不說它的，但別人是不知道東君這個短處，而且誰也不會注意這些小事的。村長和農會主任看到學校的現象，聽到東君好聽的話兒，是很滿意，很贊成的。

學生們站好隊，士英站在隊前喊着口令。東君邀請村長農會主任講話，他們再三推卸，東君也就算了。學生們剛解散，東君將要轉身向教員室走，聽見有一個學生在喊：「解散就解散，委員都是地主幹！」東君趕忙扭回頭去，想看是那一個學生，却是學生們已經亂散開了，分辨不出，於是憤怒的恨了兩眼，就同村長農會主任走到教員室裡。不大過意的敷衍說：

「學生多了，真不好管理，什麼頑皮孩子也有。」

「我看你頂有辦法，鬥爭會上定能活潑會場。」
農會主任突然向她來個襲擊。現在她腦子裡塞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，逼得往實際事情上打轉：她想到將來鬥爭會的可怕，又不能不假作鎮靜，裝進步的樣子。

四

一天村長到小學裡去玩，他斜坐在圈椅上，瞧着東君那雙發光的眼睛：

「學校有啥困難，我還能盡力幫你辦。」

「學校到沒困難。好村長！我來說句知心話吧！你的大禍臨頭了！知道嗎？」
村長跳起來，驚駭的臉上變色：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這是士英聽來的：農會主任叫善奎在下面鼓勵，要清算你村公所的眼！」

「這是怎麼說的？眼我沒管，開支都是管賬先生，他媽的，簡直是放屁！」
東君睜了他一眼說：

「農會主任真是壞傢伙，不但誣你這個好人，對我也起下壞心，光跟我胡鬧。也不管俺在學生面前的威信。真氣死人！真氣死人啊！不要臉的傢伙，嫌他老婆不好看，不識字，悄悄鼓動我跟他跑！村長，我能丟這個人嗎？真敗興！氣死我！……」
東君眼圈紅了紅，就假哭起來。村長呆望着她，不知道怎麼應付，氣的嘴角嚙起白沫：

「可狠的壞傢伙，鼓動人跟我算賬，還叫你跟牠跑！——簡直欺人太甚！仗憑他當

個主任……」

6

加油：

她看到村長思想完全劇烈變化了，趕緊湊到村長身邊，撒嬌似的哭泣着，趁機火上

「你能忍心讓他欺負我嗎？你不替我想法，我祇有死去！……」

「死去？你不能死去的！我……會有……」

東君簡直把身子倚在他身上了。他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「這個壞傢伙，總得想法溜制一下，要不！我就……」

東君還是抽噎着，她用手給村長比劃些動作，村長也祇用動作來表示他完全接受東君意見。這時候，突然聽得什麼響聲，東君慌張走了出去，四面都看不見人影，村長帶着滿肚子憤恨和愁煩回去了。

東君回到靜寂的屋裡，孤獨的有些無聊，她面對着鏡子，端詳着自己的模樣，圓臉蛋，高高的鼻梁，一雙發亮的小眼睛，嘴唇微縮，顯得羞澀樣子，在那潔白的面皮上稍現一點紅暈。她覺得自己很有幾分姿色，不禁微笑起來。

一天晚上，月亮高高的掛在天空，東君差了士英，悄悄把農會主任請到家裡，她又用孫奎辦法來煽動農會主任。農會主任是個藏不住事的人，就想馬上和村長幹架，東君見事不妙，就趕快勸着農會主任說：

「好主任！有事藏在心頭，大丈夫要有肚量，總得辦安事情才聲張。」

她悄悄向農會主任說了幾句，農會主任把這口氣壓下去了。

跟着，她從櫃裡取出一套洋布衣服，笑笑的說：

東君四面望了望，低聲的說：

「一是要脫離窮人倒斃，中央來到的話，這得要個本利全！」

焦仲符的心裡是懷疑的，

「中央軍能來到這裡，我看這……確乎不少困難，倒算！當作一個希望也是

好的，到那一天……」

嘿，吡吡院裡響起了腳步聲，東君立刻把頭伸到窗台上，原是農會主任來了。

六

事情愈來愈大了。

這天寒曉上，善奎邀了保贊和金福，討論東君的問題，他想：事情是很壞的，要不是想法處理，就無趣壞的厲害。……

他們三人坐在炕沿上，今天善奎不和往日一樣溫溫與與，主沒有笑容，像被許多愁煩纏着了似的，顯得非常焦急，他正經的說：

「現在我們今天過的窮日子，可來的不容易呀！這是毛主席領導咱窮人跟地主爭來的呀！現在地主又想把咱的好日子奪走，把咱的餘糧都給弄壞了，這幾天農會主任和村長，私根

越弄越大了，這還保不準會弄出什麼亂子呢？」

善奎說到這裡，光搖頭嘆氣，保贊明白善奎的意思想趕緊插嘴說：

「東君表面說個進步話，暗裡却滿肚子壞水，農會主任和村長早弄了這個圈套。唉！金先前還誇着農會主任辦事立場能站的穩，我把人認錯了！」

金福搶着就說：

「我看東君這個傢伙一定有问题，她壞主義打下好久了，從村公所請教員以後，她知道村裡又快鬥爭，一天天的攔住他們，我看人家地主美人計用上了！不然，憑什麼不叫這壞的地下黨？憑啥給東君多留一畝地？一個小學教員和抗屬一樣留地，我覺得太過分！但農會主任講起來，還滿有道理：說東君進步，親自交出全數文契，地主家差不多都沒地下賣，他們搞的怪熱乎！」

保贊在半腰插了一句：

「我看總得把東君這個壞根拔掉！她爹是國民黨，她也是幹壞事！現在學裡的孩子們，都怕中央軍打來，她敢佈變天思想，鬧的個個不安。」

善奎接着又說：

「我聽到陣風聲很不好，那晚上，士英悄悄請農會主任到東君家，我瞧見了，就叫春保爬在牆外聽聽，東君挑撥農會主任和村長幹武的。兩虎相鬥必有一傷，恐怕東君是給他們玩的圈套，會鬧得兩敗俱傷啊！」

「什麼？要幹武的？」

金福和保贊都駭的驚跳起來，用眼睛盯着善奎，動也不動的像一樁木頭呆立着。

「是的，不要聲張！走了風聲，他們是會逃跑的！」

「跑？看他能跑到那裡？跑了和尚還能跑了寺嗎？」

金福低低的样子，搶着就說。

保贊聽了，簡直要火起來：

「我看，先下手把東君攆起來！她媽的，準是特務！錯不了她，我去叫民兵！」保贊急的一點也忍耐不住，馬上轉身就要走。善奎阻止他說：

「現在跑不了。她害人還沒害個死，秘密派人把她看起來，先上區裡給政委說了，有了一定辦法才下手，幹就幹個徹底的！」

「對！對！咱窮弟兄們，一定要抱在一塊，我明天上區裡找政委去。」保贊憤慨的說。

善奎挺小心的附一句：

「咱說話要謹慎，別露出了馬腳。」大家都微笑了。

七

正晌午。

焦村的人都鑽到屋裡吃午飯，保贊領着區政委到了善奎家，街上沒有一個人碰見。善奎、金福他們這批基本羣衆，見了政委都高興極了。保贊集合了幾箇基幹民兵，探頭探腦的走到東君家。

東君從學裡回來，還想打扮打扮她的嬌樣，再進行她醜惡的勾當。不料保贊帶領民兵闖進來了。她趕忙立起來招呼保贊：

「隊長輕易不來我家，請坐請坐。」

保贊沒答理她，說話間東君已經被民兵捆起來了。她盡力的掙扎吵鬧着：

「你們隨便招人，奉了誰的命令，見村長農會主任去！」

「區裡的命令，有你見的時候！」

她氣餒的低下頭去，一句也不噴了。民兵將她全家的人都趕了出來，風聲傳的多快呀！士英慌張的跑來叫農會主任：

「不好了，東君被民兵捆住啦！你快！快去呀！」

農會主任隨着跟士英跑了出來，政委立在衙衙早就等着他了：

「你慌慌張張幹什麼？」

「政委……政委，啥時候來的？我……我有一點小事情，聽說民兵鬧了亂子！」

「裝混蛋！你簡直是糊塗蟲！那個是誰？趕快叫回來！」

農會主任駭的臉變了色，說話也結巴了。士英看農會主任被當住了，更慌的手足失措，趕緊脚步就走，他想：溜去找村長來替東君解圍，不料却被叫住了。

「這是政委，士英你不認識嗎？」

士英這名字，政委聽的很熟悉的，政委不願再和他們多說廢話，便叫通訊員把他們通扣起來。

焦村的人各街都鬧動了。翻了身的貧農、佃戶、婦女、兒童，跑來跑去，互相傳送消息：「民兵捉住了狐狸精，真該好好鬥她！」誰都知道她攪亂的全村工作不能進行，窮人的孩子不能上學。她掌握了農婦會主任，不讓婦女們扭秧歌、唱歌，這回可要好好出口氣，幾個貧苦的青年婦女，高興跑了來：

「隊長，這傢伙平素光幹壞事，咱們勸勸她的身上，更子養的！」

「你看這新衣服是誰的呢？」

「給你那個心上人作的吧！」

「喂！你好糊塗呀！村長硬要我怎能給他這壞賬？我的好主任，你用心給你做的，你謝不謝我？」

「謝，謝。」

「可是你穿上不要讓別人看見，善奎這傢伙知道，是會給咱們造謠言的。」

「自然哪！」

農會主任回去了，東君歡喜的簡直心都要蹦出來。過度興奮，到半夜以後也未睡過覺去。

有一天，東君走到街上，宋上學的弟小孩見了她，大遠就喊着：

「狐狸精兒，

兩眼像飛蛾，

見了村長，就閃翅膀，

見了主任，嬌聲賣媚。

妖精妖怪，咱村的禍害！」

東君吵着去追他，小孩瞧見了，趕忙向衙衙裡一拐，假溜的不見影了。她圓潤的紅着臉走向學裡去。

每逢禮拜日，學生照例要開生活檢討會，往常東君都是叫士英領導。會議結果向她彙報，她可以不用參加的。這次她親自集合了學生像發生了什麼嚴重事情一樣，板起面孔，嗓子吹得刺耳的尖叫，小學生們飛跑過來，有的嘴裡還活潑的哼着歌兒：

「被鬥的傢伙你是蠅，鬥爭爲的是你剝削窮人！……」

她聽見這歌聲，就急躁的高聲嚷着：

「趕快站隊！快！」

於是突然靜寂下來，地皮上響着腳步聲，一陣亂擠。隊列站好了，東君站在隊行前面，擺着老師架子，臉上沒有一點笑容，莊嚴的對學生們說：

「先給你們講點消息：中央軍已經佔領了大名，（其實那時大名敵人已經退走了），正想向北進攻，不久就可以攻到咱們這塊地方，你們要安心唸書，中央軍打來也不要緊的。還有我們學裡出了壞學生，你們知道嗎？」

沒有一個哼聲，她兇兇的走到隊中，扯出一個穿破舊衣服的孩子。厲聲喝着他：

「春保！你說，爲啥給我造謠？爲啥像聽老師說話？」

春保低着頭，一句話也沒答。學生們都知道，這些事情全是士英在她面前談的，雖在背後說東君不好，每週檢討會都要被士英批評，受東君處罰，所以，學生們都駭的不敢說話。祇有春保不十分害怕，有時不顧一切的和士英頂嘴。士英恨他，東君也恨他，同學們都同情他。士英仍照往常的威風，怒沖沖的說：

「坦白吧！無法無天的傢伙，咱老師你都敢邪說八道！」

東君狠狠的擰住他的耳朵，出一出恨氣。春保尖叫一聲，哭起來了。

「哭也不能饒你！」東君兇惡的說。

春保氣的火星子直冒，實在忍不下去了，氣逼得他不能不反抗：

「不和你們說了，有道理咱在羣衆會上去講。」

東君馬上就火起來：

「你個小東西，生反骨了！仗憑你爹是抗屬代表嗎？就是把村長農會主任請來，也敢跟你講道理，今天就是不能饒你！不能饒你！」

士英替虎助威喊起口號：

「反抗老師的壞東西，不坦白不饒你！」

祇有幾個地主家的大學生，跟着符合喊，大名學生祇是口邊動顫，沒有喊出聲來，東君像瘋狗一樣，轉過來吵他們：

「你們都翻了身，沒吃飯嗎？口號也喊不出來！」

春保趁她不防，飛跑出去了，士英跟着追出來，女孩怎樣也跑不過男孩，興興的轉回校來，東君祇好把學生們解散。她轉回教員室，氣憤坐在椅子上，急的臉都變了色，急得符手裡拿着一本老殘遊記，幽閑的躺在床上，看看東君，便挺小心的問：

「怎樣了？」

她氣沖沖的說：

「共產黨把窮人要抬上天了！翻身！窮種們老的小的都翻壞了，春保這小壞蟲，搬

他窮爹個來反對，王洪跑走了。

仲符沒精打采的說：

「唉！你又惹大禍了。正當風頭不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要鬥爭？新賬舊賬一齊算，

『你受的』——『一本家』——『胡門爭算舊賬』，『你』怎麼算窮小子也够不了本？窮小子的老祖宗，就被財主老祖宗剝削着，『你』不該窮小子鬥爭他，至多把我『你』——『你』不能倚祖宗爺爺都打了吧！窮傢伙生來該受財主使喚的，硬把它抬起來放在『你』面上，『你』能成嗎？這不把社會鬧糟了嗎？」

焦仲符將雙眼一翻，他對東家的說法似乎不完全同意，便接嘴說：

「我看大街上總叫『你』東莊，『你』焦村三百零六戶，『你』姓焦的佔二百好幾十家，要是姓焦的都團結起來，『你』看誰沒有吃的，『你』理還給他點東西，叫他別聽『你』的話。『你』是焦家爺兒們，跟自己鬥個啥勁呀！叫他們看看農會幹部，『你』說不是外姓窮小子，被鬥的『你』那一個不是姓焦，自己一個祖宗的人抱在一塊，農會別想胡鬧呀！」

焦仲符抬頭把東家睨了一眼，她還帶着『你』愁煩的臉，『你』張牙舞爪的腔調說：

「俺東莊上祇那兩家開明的財主鬥了，『你』看後來誰也沒鬥起？」

東家不假思索說：

「『你』別得意了，『你』看張家領着農會幹部，『你』我聽人家『你』鬥『你』窮人鬥『你』莊，後街窮人鬥『你』大街。誰還敢焦家窮人都『你』鬥嗎？不過『你』着眼，『你』來『你』算！」

「『你』算？……『你』還想窮人把門走了的，『你』西邊給你鬥？」

「焦仲符莫明其妙的問。」

婦女們把她身上檢查以後，又到了她的屋裡，在夾牆裡搜出一個包裹，她們都不識字，看見一張又一張字紙，因為藏的很嚴密，所以她們才奇怪起來：

「準是特務，準是特務，這不是還畫的有圖嗎？」

她們互相爭辯了許久，誰也猜猜不出什麼？照樣把它包好，然後把東君的門子封上，就高興的跑到善奎這裡來：

「代表，代表，你看俺拿的這是啥？俺猜了好久，誰也沒有認出來。」

「不是紙包嗎？」

「紙包裡頭，猜嗎？」

「那我沒看怎麼猜得着呢？你們在那兒拿來的？」

「東君家，夾牆縫裡掏出來的。」

「早不說！快拿過來給政委看。」

善奎埋怨着她們，趕緊就接過紙包來交給了政委，打開一看，原是個新文契，政委聽了幾張給他們聽，這就是東君的變天文契，她還將羣衆門出她的每塊土地和宅子，畫了一個圖樣，下邊就是她的變天文契的註腳。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，農會門去了大東西地二十畝。保贊分種了西段六畝，楚金貴種了中段五畝，焦得祥種東段九畝。今天我財主無日月，期望將能本利收。總有一天——窮種們會伏地求饒啊！

每個翻身農民都仔細靜聽，東君在每塊土地和宅子上，清楚地記載農民分得果實的目數，這些事實激盪了每個人的心：

「這個地主的姪子，狐狸精，我們是不能饒了她的，不能饒了她的！」

八

這一天，天氣很晴朗，明朗朗的太陽高掛天空，天板乾淨得很，沒有一點烏雲。小麻雀兒輕輕拍着翅膀，從屋脊上快活的飛到樹梢。在門爭台頂上兜了一個圈子，就唧唧喳喳的叫起來。

門爭台上，貼着花花綠綠的標語，人們像潮水一樣，向台子跟前湧來，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，比起會還熱鬧呢！善奎瞧見大肚子的金福媳婦，從人羣中擠過，他在後面喊着：

「小心呀！看把孩子擠下來了。」

金福媳婦扭頭一看見是善奎，玩笑的說：

「怕啥？要不把地主狐狸精門倒，孩子生下也沒法過！」

遠的近的都不睡都到齊了。政委從彎彎曲曲的人羣中擠了過來，嘴邊的人都亂議論着，有的說：「要不是政委眼明，狐狸精還不知要害多少好人。」另一個就說：「多虧善奎提醒他們注意的早，平常不留心地主真不行呀！」秦保一蹦一跳的跑到台子跟前，他高興的罵着：「奶奶的！今天給你講理吧！狐狸精兒，顯原形了麼！哼！她媽的！」

開會了，主席請政委講話，人聲都靜下來，政委登上台，鼓起了一陣轟烈掌聲，政委向大家看了一眼就慢慢的開腔了：

「……咱們窮人翻了身，地主時刻都還想把咱們所得來的果實奪回去，還要站在窮人的頭上。所以，就要盡他的狗心要打反攻，用東西收買，美人計勾誘，挑撥幹部互相暗害，鼓動幹了壞事的逃跑投敵，……」政委歇了一口氣，又繼續講起來：

「……地主時刻想反攻，盼變天。我們就要澈底鬥垮地主，咱們窮人要翻過身來，用腳踏在地主身上，他要飛咱就折了他的翅膀！咱們窮人要團結，時刻提高警惕性，堅決粉碎地主反攻！保衛我們的勝利果實，才能過好時光。……」

政委講完話了，大家還是靜靜的，主席就說：

「先叫農會主任說說吧！看他怎麼上臺呢？」

有的就提議：「不能再叫他農會主任，他不能替咱們大家辦事，叫他張振就够抬舉他了。」

大家聽了這話，都點了點，主席在台上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於是就說：

「張振你說說吧？」

他低着頭，臉上焦煩的變成了難看的樣子，慢吞吞的拖着帶哭的腔調說：

「……我——我糊塗了大家救了我，她給我出了壞主意，約定好在一天晚上，她

把酒灌醉村長，叫我下手把村長害……害死……我現在認清了……」

他扭過頭去，捏緊拳頭就給東君一陣亂打，大家一齊喊着：

「揍！真是他媽吃人的狐狸精！」

張振停頓了下來，靜了靜腦子又說：

「虧了把東君扣的早，再晚三天就糟了，就一切都會完蛋的。叫我把村長害了以後，和她跑到北京去享福，好混賬的我，現在我想清了，她是不會要我的，她不過是借刀殺人！……」

張振難過的在自己臉上打了一陣，回頭又把東君亂跌一陣。這時候，村長聽了張振的坦白，氣的暈了過去，人們騷動起來了，有的攆村長澆水，有的氣恨亂打東君，張振嬉嬉捏着一把刀子，咬緊了牙說：「你害的我兩口子成天鬧架，我要割你塊狐狸肉！村長老婆也急的跳上了台，狠狠的咬了她一口。東君像死豬一樣，爬倒台上，頭上流着鮮血，疼暈過去了，大家用涼水把她澆醒過來。」

這時村長已經清醒過來，他咬着牙先揍了東君一頓以後，就高聲大罵：

「你這個臭婊子，禍害我們不輕，你下毒心挑着我和農會主任互相暗害，想叫我們窮人翻不了身！今天我揀了一條命活！」

他又轉過身來向大家說：

「各位鄉親，窮兄弟們，我錯了，對不起大家，我的階級立場不穩，上了人家的當，幾乎出了大亂子，以後我一定改過，要大家原諒我。」

主席等大家把意見提完了，他把一個紙包展開，取出東君記下變天賬的文契，一張一張唸給大家聽。這些事，激盪了全場的人羣，大家一致主張：

「槍斃這個地主臭婊子，把她全家掃地出門，趕出去討兩月飯！」

政委聲明。批准大家意見，民兵把她拖出去了。人們嘩啦啦就散開了，主席怎樣也再招呼不住會場。

九

春天的太陽，照得人身上十分溫暖，人們舒展的坐在陽光下，今天的人就不一樣了，都帶着一張笑臉，高興的議論着。昨天的事情簡直是一塊明潔的鏡子，它將地主奇形怪狀的醜惡，照的清清楚楚，往後窮人翻身的道路，指點的明明白白。二拐子拍了大居肩頭一掌說：

「這回善奎給咱村窮兄弟，立了老大的功勞呀！我一定選他來給咱窮人辦事。」大居聽了點點頭，笑嘻嘻的說：

「善奎的功勞數第一，金福的功勞要算第二，保贊也應該立大功。」

接着，選舉開始了，善奎被選為農會主任，金福被選當了村長，另一個貧農婦女的積勞份子，當選了婦會主任。保贊還是民兵隊長，大家公推他是模範村幹，給他記了兩個大功。兒童們被選舉熱潮激動了，他們也向主席團提出重新選舉，不再讓地主孩子領導他們，一致選了春保當兒童團團長。新村幹和功臣們跳上了台子，青年的婦女都爭着給他們帶上光榮花。全場都喜的拍巴掌。

張振和舊村長李得全，慚愧的蹲在牆腳下，低下頭，瞪着兩眼，全場沒有一個人答理他們。祇是嘴裡微微噙着：

「只能埋怨自己做錯了！以後好好幹，將功折罪吧！」

香奎帶上了二朵大紅花，笑嘻嘻的跳下台來，把青年婦女和民兵分成兩隊，兒童團和姊妹團是一個隊，不會扭秧歌的在四面圍成一個大圈子，他領頭扭着唱起來：

「……小生……順邊區，真是那地上天堂，享幸福多麼那，共呀共產黨，家家戶戶喜呀喜洋洋……」

秧歌扭的好，有的老太太也跟在後扭起來，一個小脚老太太不小心，身子一歪就滑倒了，他喊着：「……」

「毛主席，教教我呀！」
惹起了全場一陣哄笑。

精 狸 狐
元 價定冊每

代售處	支店	總店	出版發行者	著者
各縣郵局及書店	南宮、衡水	威縣	冀南書店	柳亞平
	臨清、肥鄉			
	邢家灣			

版出月十年六十三國民

1-1500

年	1947
月	10
日	24
類	49

